
明史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九

陸瑜、　王槩　楊鵬 薛遠 翁世資

鄒幹 蕭禎 石瑁　王復　張鵬

劉孜 邢宥　周瑄 子紘　張瑄

潘榮 黃鎬　胡拱辰　陳俊

陸瑜字廷玉鄞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郎中仲閔所習語之曰子他日必大就不可不習朝家典故閔時舉累朝法令沿革告之瑜自是多所諳練嘗稽內庫貨幣勾稽精密中官無所售其欺正統九年以員外郎恤刑南畿出重囚三百餘人輕罪減免

者又千餘人尚書金濂嘆服景泰二年由郎中出為
山東右叅政佐徐有貞治水有功就遷左布政使能
聲益著天順二年用周賢薦召拜刑部尚書瑜官法
曹久刑名其所素習至是每有疑獄屬吏以質瑜瑜
白某年某事類此退索故牘閲之無少差失錦衣指
揮門達恃寵作威弘農衛卒告指揮李斌兄弟謀反
事下達訊酷刑鍛鍊謂反狀已具請付法司定罪衆
相顧莫敢異議瑜獨白其誣達怒譖瑜故縱反者英
宗知其無他曰彼法官欲慎重耳及奏上誅止斌況
弟他株連獲釋者甚衆曹欽反布功者執其佃人為

逆黨多至數千瑜從容語都御史李賓曰欽倉卒起
事佃人相去遠安得預謀奈何使無辜駢首就戮具
籍其家耶賓以為然佃人得不坐門達素不喜瑜及
憲宗嗣位達下吏衆欲寘之死瑜語李賢曰達與制
獄任情出入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
達乃獲減死瑜為人端亮有容屬吏賢者禮之如賓
有不可其意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如初先
是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鞫深文巧詆同列莫
敢違瑜徐一言辯析深不覺自詘成化九年致仕歸
卒贈太子太保謚康僖從孫偁偁子釗銓鉞皆進士

俱歷御史福建副使鈳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銓廣
來右布政使鈦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張璁用事出
翰林為外僚鈦得山東提學副使與兄銓並以文名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景泰初遷湖廣右參政調河南槩雋邁負氣習
於刑名每行部輙立决疑獄轉按察使時囚多繫槩
剖審累日獄為之空天順初帝甚重封誥長吏非政
績著聞未嘗濫予惟槩與布政使胡本惠得之朝覲
入都校尉發其納屬官賄下詔獄既有奏縱予從索
賄者遣官按問卻無驗初槩之在湖廣也襄憲王才

之至是王入朝帝問所過長吏賢否對曰臣道出河南百姓數千遮道言王康使寃章奏天子還我王康使帝璽書立命縣復任有弘農千戶陳安者與同僚爭毆訴於指揮李斌斌不問安銜之欲奏陷斌斌文致安罪繼之獄中安家訴寃下巡按御史邢宥訊治斌懼厚賂石亨遣縣考滿至京亨屬縣言於宥薄斌罪已而事露縣以憂去逮下詔獄會赦得釋六年起復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關中洊饑盜賊竊發縣督所司發廪賑貸流移復業召為大理卿成化初奏言舊制天下訟獄無不由州縣近法司每受越訴

者致獄益煩請仍禁之便詔可久之奏行處置條例十事槩居大理十年多所平反審駁奏當會文切理讞獄者傳為式九年代陸瑜為刑部尚書明年卒謚恭毅槩好汲引屬吏有與為同列者然剛愎猜忌矜己傲物人亦不能堪蕭彥莊之劾李秉武謂槩為屬草其還刑部買營得之左侍郎曾翬槩鄉人以資望在前不服抗疏引去士論以此薄槩子臣成化五年進士歷春坊庶子終廣西參政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試第一試禮部不第當入國子監聞南祭酒陳敬宗賢乃就南

監揭童僕鼎自執爨為敬宗所器甚知府聞其才將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屬鼎鄉人尚書徐琦謂敬宗曰楊生貧得婦家資給雖父母聞必喜何辭為敬宗亦勸之鼎終不可聞者重焉正統四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有聲館閣間久之與侍講杜寧等十人簡入東閣肄業鼎雖居侍從雅欲以功名自見不屑文辭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二事同輩皆誚其迂鼎益自信也先將寇京師詔付監察御史事募兵兗州還進侍講兼中允景泰三年以廷臣薦充講官五年超擢戶部右侍郎天順初轉左侍郎兵

部尚書陳汝言諮之帝知其賢不聽寄命中官牛玉
諭旨欲取江南折粮銀實内帑而以他稅物充武臣
俸賜從容陳其不可牛馬芻乏議徵什二又以民艱
力沮之皆報罷三年以陪祀陵寢不謹與都督楊旺
俱下詔獄贖自劾罰一歲俸成化四年代馬昂為
户部尚書時延綏用兵久廷議預徵芻餉上疏曰
寇為邊患三年矣國家耗費數百萬一切權宜補救
之策亦既盡行而軍興之乏如故蓋無有為國家久
長計者也夫千里餽粮陸運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
河即漢唐漕運故道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然盤

艘木筏往往未絕三門而上故有小河可達延綏若令蜀衆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既通不惟民困得蘇且可歲帶解池鹽數十萬以益淮課資國用此萬世利也又請身督其事竟沮衆議不果行六年疏言今陝西之患有二巨寇也流民也然巨寇猶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川蜀爲四方流民不下數萬急之恐生變置之且有後憂請暫設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毋致失所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以防不測庶可弭他日患詔報從之湖廣頻歲饑發廩

也盡及是有秋用爲害癸庫貯銀布易米備災淮徐臨德四倉舊積糧至百餘萬石後餉乏民饑輒請移用衆且置爲乃議上贖罪中鹽折鈔徵逋六事行之由是諸倉有儲蓄十二年山東水災請免田租爲恐有司妄報致蠲貸多而軍餉乏請凡州縣告災按臣同三司勘行看視詔可尋加太子太保爲居戶部能持廉然性頗拘滯僚屬多不厭服十五年給事中張海御史李介等劾爲才非經國爲再疏求去賜勑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爲始也爲篤於行誼初拜侍郎時慮

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氣思下行思後名思悔位思卑守思終退思畢及家居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惟廉恥二字耳卒贈太子太傅諡莊敏子時暢進士官侍講學多識典故有用世才時數領鄉薦屢蹇被旌後官兵部司務與弟同官戶部者有薛遠翁世資皆正統七年進士遠祖尚書祥高帝時得罪自廬州徙家海南遂為瓊山人景泰初遠以戶部郎中出蔽南畿遷摠督大同軍儲並有能聲天順元年超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五年河決開封奉詔往塞且行賑恤還復

政户部成化初用兵兩廣出督軍儲諭衆能破賊者以其資予之於是將士爭奮賊平轉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倉場久之劾罷起南京兵部尚書再被論時不見省而江直必欲去之諷言官更劾遠及禮工二部尚書鄒幹王復乃傳旨并賜罷世資莆田人除户部主事遭艱歸尚書金濂重其才請起復固辭得終制歷郎中典諸司章奏天順元年超拜工部右侍郎四年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增織彩幣七千疋世資以東南水潦民方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建署進諫帶

采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詔獄謫衡州知府有政績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尋得白大軍征兩廣轉江西餉需十萬人世資議齎直就易嶺南米民得不擾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八年歲饑發預備倉儲五十餘萬石賑之招撫流亡凡一百六十二萬人召爲戶部左侍郎久之代遠總督倉場進尚書十七年還理部事閱二年致仕遠與世資皆通敏有才遠練習舊章嘗芟正曹司條例繼者取爲式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然初罷倉場既辭朝猶潛留京師以得起用而世資頗事修靡不飭小

節且皆結鄉里中貴故皆不為士論所多
鄒幹字宗盛少習事濟子也濟卒幹尚幼時仁宗監
國命為應天府學生賜鈔二千貫月給米二石廩之
幹感奮力學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
景帝嗣統超擢兵部右侍郎時兵務倥傯幹歛於才
能倉猝應變尚書于謙甚倚之也先入寇鄉民萬餘
號呼城下求入守者難之幹以鄉民急而拒之焉用
城為遂皆納之景泰二年調禮部明年兼春坊左庶
子出考察山西官吏奏黜不職布政使侯復以下五
十餘人又明年河南及鳳陽諸府大水命幹巡視奏

免田租與巡撫王竑請發淮安倉儲十五萬石以賑饑民顏之臨清諸生伍銘等願輸米八百石入監讀書幹為之請納粟入監自此始既還督理易州山廠請設主事一人核綜而身總大綱居三年宿弊為清還治部事遷左侍郎天順初尚書楊善去位幹領其事居職甚稱一日帝召問幹掩口對帝不悅故久不遷七年知貢舉會試火下獄尋見釋成化二年巡視畿內民饑發粟二十六萬餘石賑饑民七十二萬餘人又以牛具三萬九千種一萬三千石貸貧民還朝遷南京禮部尚書越二年禮部尚書姚夔調吏部召

幹代言海西諸部以海青鴉兎來獻幹等言陛下繼極詔書命天下毋獻花木鳥獸令宜諭曉諸番常貢外勿進異物帝納之八年淮揚饑巡撫張鵬請鬻度牒一萬張以賑幹言成化初已度僧道十三萬令未及十年不宜更行遂止十三年災異屢見極陳妄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之弊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年被劾乞休命馳驛歸弘治五年浙江饑幹手疏以聞孝宗嘉之如奏賑恤且命有司勞以羊酒綵幣比薨而幹已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先幹為禮部者有泰和蕭晅應州毛珵皆進士晅歷官湖廣右布政使

民顆湖年舉治行卓異召拜禮部尚書先是兩京尚書缺多用布政使為之自瑄後遂無拜尚書者瑄為人重厚廉靜歷方面盛有時譽及居禮部疏于政體既不善奏對帝不懌調南京尋卒瑁授禮科給事中出為金華知府正統末嘗擊斬遂昌賊蘇牙俞伯通遭母喪以盜寇未寧奪情視事既而上官將以罷軟黜之奏未至已擢福建右布政使居八年數被論去官太將黜之適拜南京吏部侍郎以李賢薦數月遂代改為尚書兆系則才望遠不逮瑄帝嘗語賢曰令部職無幾將以惟瑁稍弱耳一日召見瑁趨走失節

帝不悦欲其自引退贊以諷琄琄遂乞休及疏入帝念其謹篤俊不忍令居位如故久之卒官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以雍容宏偉善敷奏擢通政參議也先犯京師邀大臣出迎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為懾還仍理通政事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進尚書錦衣千戶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襲雖先帝命然非軍功不可許遂止明年乞罷復請遣出視陝西邊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

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濠墻庶息響相聞易于守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相去遼遠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

置墩堡如廷綏計為臺五十有八其經畧甘肅則寧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賊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輙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鋭挫急何能濟請招集甘州五衛餘丁四五千人置涼州中衛俾之屯田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强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驟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為少調遣不足請增制參將二人統軍九千駐要地

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子俊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乃謂治兵非俊所長時命白圭代之改俊于工部既領將作謹守法制替名更通于為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内西北迴廊將以漁利俊等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災沴頻仍不宜日役萬人供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俊執不可兵部余子俊詢其故俊曰朝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其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則歲給冬衣布棉此成憲也今奈何踰之且使恩出此輩如國體何子俊嘆服憲宗素寵信畜僧賞賜

稠疊封號有加至三十餘年者十年大歷法王劉貫已預刻死期至期不驗其徒以為恥潛繼殺之帝不知也命如大慈法王例官為營葬中官因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適此制且此僧平日受賜過多宜出其資財以給費無煩官帑帝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供役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不為苟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給事中張海劾復衰老復乞休不許居二月言官復有言為令致仕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四年陳時政四事言今雖天下無虞而怠荒可慮持敬以承天命不可不加之意望陛下憫生民之疾苦念稼穡之艱難公賞罰謹用舍絕耳目之好罷不經之費而後可以庶幾也太子天下本自冊立以來師保雖備而養正之教未聞夫富貴者侈之階安佚者驕之府不及今務學他日必勞聖慮請即命出閣妙簡儒臣日侍講讀然後聖功可成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或獻錦綺交錯殿廷夫人臣所得升斗之祿糊口取給而已自非貪賄雖高位亦無奇

贏安有餘財堪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亦豈藉是以足國哉自今惟觀藩土官如故餘宜一切停罷以塞諂諛奔競之途祖宗以來用人最慎九卿或缺未嘗即補豈人才不足欲精以擇之也今或庶官未兩考即擢侍郎侍郎未數載即進尚書加宮保公論未協人望不諧請慎重名器痛革其弊疏奏帝頗採用出按大同宣府奏言兩鎮軍士敝衣菲食苟事聊生土室蓬門不堪安體病則無藥死亦無棺往往委棄溝壑為烏鳶虎豺所食於皇仁不能無傷乞官給醫藥兼賜棺櫝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有

勑帝立報可且命諸還槩行之七年奉使江南還奏
臣頃歷淮揚見東作將興民無牛種老稚相携河畔
拾草為食而有司追租曾不少假恐流庸益衆且致
釁變帝卽命停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同官楊瑄劾
石亨鵬亦偕劉泰魏瀚康驥論劾俱下詔獄諸御史
多調官而鵬瑄謫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語具
瑄傳憲宗立廷臣交薦召復原官尋超擢福建按察
使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督軍進
勦蠻寇獲首功二百三十尋復分道進討俘斬五百
有奇還所掠人口稱是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

都察院事七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四府明年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居四年復還南院無何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久之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陳鉞為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四府會守巡諸臣督兵捕寇鵬執不可帝竟許之故事南北印馬率遣勳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時以為便是年帝復欲遣內侍鵬等言南北水患甚於往時資產蕩然畜牧何有縱遣內外重臣徒勞無益止為窮民供億之累帝勉從之命嗣後仍如故事明年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入寇請

發京兵應援鵬等言時方盛暑師難久駐請大同宣
馬數及四萬薊諸臣戮力兵亦足用所請宜勿許且
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方必養銳平時臨事方能禦
侮邇者困於營造精力銷沮猝有警急何以作威厲
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為御史剛
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數歷中外惟事安靜至是帝多
失德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輩專務營私鵬於其
間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
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俟缺取用。
罰令非軍功毋濫授又言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

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為請衆謂
事且行矣及下兵部覆議鵬畏中官勢盛不能堅其
議謂諸所遣皆因事設自天順前所置難以輕罷後
增益者惟上裁定帝遂留之時論莫不咎鵬有奸民
章瑾者以獻珍寶蒙帝眷得為錦衣鎮撫後理刑缺
鵬所上不允知帝所屬瑾即推用焉於是臺諫劾大
臣不職者皆及鵬帝雖特留之而鵬力求去遂賜勅
給驛以歸月米歲夫皆視楊鼎例弘治中卒謚懿簡
鵬性儉朴雖貴盛自奉若寒素云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

衆脫脫不花入寇百户施帶兒被獲以軍情輸之且
數為之使張其聲勢鎮守中官亦失哈者海西人也
賊犯廣寧戒將士勿出擊帶兒又為寇通意邊人疑
之比寇退帶兒來歸致收鞫論斬因劾亦失哈罪且
言其收養義子家人動數百計反狀顯露乞正典刑
都御史王翱都督曹義等不能禦寇致飽掠去致並
論劾皆不問景帝既即位猶有建南遷議者致馳奏
乞斬言者以定人心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殷致能
懾服將吏復留一歲景泰二年追治廣通王徽煠獄
盡得其反狀徽煠論死再按畿輔時方築治滄州城

孜言民正糧食不宜重困以逮其竄乃罷擢山東按察使屬吏斂跡不敢肆天順四年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按察使孜一人而已俄遷左布政使明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代者多紛更孜首訪忱遺跡斟酌行之民稱便母喪起復七年應天鎮江常州蘇州太平池州大水傷稼孜奏免其秋賦成化元年應天饑方事賑貸而江南饑民就食者衆粟不給孜請發諸縣廩由是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困如濱江官田久廢沒仍責逋輸賦蘇杭嘉湖諸府僉補富戶南京廊房既傾圮徵

鈔如故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綱戶採蝦魚存新應天都稅宣課諸司額外增稅江陰諸縣民戶償納荒租六合江浦官牛歲徵犢牧皆疏言狀多所除貸拜南京刑部尚書懲南部法弛矯之以嚴官吏皆憚之四年致仕道卒敉居官廉慎治事精審號一時能臣然法不少假或頗譏其刻覈云錢牧撫蘇松者宋傑為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刑宥代之宥文昌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有民十人被誣為盜當刑呼冤宥為緩其刑累得真盜十人獲免天順中出為岳州知府有治績坐前按河南失舉奏酷虐吏

遠下詔獄謫晋江丞憲宗登祚詔降謫官非犯贓者
俱復職乃授蘇州知府有奸民攬納秋賦捕置之法
得其贓萬緡以隄沙河梵宮道一府利之大水民饑
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賑府素廉介及治蘇以
儒學飭吏治嚴而不苛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叅政
仍理府事賜之璽書居半載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
巡撫開丹陽河築奔牛牐省免運冗費民以為便尋
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黜不職者百七十餘人
居數載引疾歸

閻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

至事甚治獄帝北征郎中當扈從者多托疾瑄請行
六師發設瑄被劇歸擢署郎中有校尉受賕縱盜[illegible]
坐人代瑄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
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景泰元年以吏部
尚書王直薦超拜刑部右侍郎順天河間饑命瑄賑
濟未竣而英宗復位復勑瑄便宜撫恤由是遍歷所
部大舉荒政先後發廩二十四萬餘石賑饑民二十
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又奏行吏民八事兩府軍
民深德之還朝轉左侍郎帝方任錦衣門達逯杲數
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戒諸部毋觀望

避禍以故移郡寘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既久精核
法比屬吏不敢欺而意主寬恕未嘗深文巧詆嘗與
瑄同佐刑部者安化孔文英起家進士初以御史按
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文英皆白其誣獨械首
從二人赴京師論罪與瑄並稱長者瑄性恬靜不急
榮利歷成化改元為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
督理南京糧儲至則捕作奸者數輩懲以重法宿弊
為清明年鳳陽淮安徐州饑以瑄言發廩四十萬石
賑貸久之遷南京刑部尚書下令諸司事非須勘審
毋出五日獄無滯囚嘗暑疾悉縱遣輕繫者云召然

郎來因歎呼而去竟無達令者爲尚書九載屢疏乞休久之乃得請放歸無田園遂卜居南京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長子經尚書自有傳次子紘成化中進士爲南京吏科給事中十七年四月以災異偕同官劾南京侍郎劉俊馮顯李本等六人二十年又以地震請黜兩京大臣不職者弘治元年閏正月南京雷電交作大雪連朝紘以爲陽失節而陰太盛乃疏言高皇帝貽謀家法著在祖訓首章之要曰人之奸良固難測識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擾國自此始持守之要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當施

行一人偏辭未可輙信或燕閒之際一人私言尤宜審察陛下試思所以察奸良謹持守者果有合於祖訓撮慎國之要曰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閉而通下情御內官之要曰內監各有職司不過供飲食具器用毋干他事陛下試思所以慎國政御內官者果不遠於祖訓歟且元首股肱本為一體今軒墀之間邈若秦越朝對之頃晷不踰時常叅侍輦舊儀而奏止及細事其得奉清燕侍左右委寄腹心謀議幃幄不過近習便佞而已竊聞祖宗之時或召對便殿從容賜坐或同游內苑相與賦詩陛下何不倣而行之

萬幾之暇令大臣侍從更番上直咨訪時政與之商
決不惟無偏聽專蔽之患舉羣臣心術不能逃于睿
照矣其秋復以災異請修省求言帝並嘉納未幾與
御史張昺閱軍爲中官蔣忠誣奏賍南京光祿署丞
仕終山東參議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有能聲景泰時賜勅爲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
無休日瑄禁之未已一日遇諸途呪挍像水中罪首
事者無何瑄遘危疾父老皆言神爲祟請復之瑄怒
不許疾亦遄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輙發廩賑

貧府多奸豪貿訟難治瑄折獄懲奸既明且斷柔民懾服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流賊莫文章等越境陷連山瑄督將士擊斬之又破賊陽江賊周公輔新興賊鄧李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瑄坐停俸成化初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俸如初瑄勤于恤民按行所部督建預備倉六十二修坡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築湖廣新會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會滿九載當赴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為之請乃仍故任公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山賊林寄六[illegible]

隸三等福安壽寧諸縣地瀕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
負險嘯聚瓊捕誅之餘盡解散朝廷以為能降勅獎
勞十年改撫河南會大饑發廩勸分貧民獲濟趙王
見灝與南樂王祁鉷臨漳王祁鑒湯陰王祁鏅皆淫
虐無道為州縣害瓊悉舉發革冠服停祿有差人心
快之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
行焉十三年黃河水溢沒民田廬瓊請賑恤且移王
府祿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
榆林民大稱便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
進尚書瓊性恬靜居官務守故事晚節衰耄致頗寬

綖二十年星變見劾爲帝所留居三年科道交章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滿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命犒師廣東還除吏科給事中景泰初疏論停起復抑奔競數事帝納之尋進右給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莫切于納諫比以言者觸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務要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即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惡何由而知况令臣冠陸梁塞上多事求言圖治正在斯時未可反塞言者路也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

依阿緘默者治其失職罪并勅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駁虧傷治體疏入報聞天順中使琉球還遷都給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是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所未盡歟夫人君一身動與天準欲應之以實在乎敬天盡其道不在齋戒祈禱而已凡政令乖宜下民失所非敬天也爵濫施于賤工賞妄及于非分非敬天也願陛下于前數者時加省察日御便殿召對臺諫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貴妃專

寵幸小黄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能用也榮性恬淡為給事二十餘年不調不以屑意是年始遷南京太常少卿又七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惟謹積奇羨數萬石以備荒十七年召為戶部左侍郎尋署部事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先世以大勳錫爵子孫承繼所司輒減歲祿非祖宗報功之意請復其故榮等言爵祿天子之大權今懋等於無事時妄請增祿若有功之日何以勸賞況頻年水旱國用未充所請宜寢事乃寢中官趙陽等奏乞兩淮鹽十萬

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榮勢家中題詔旨甫頒而陽等擬敢違犯宜正其罪帝是榮言為切責陽等未幾南京戶部尚書黃鎬罷以榮代之榮謹厚能職守為尚書三載遇孝宗嗣位謝政歸賜月廩歲夫如制久之卒贈太子少保鎬字叔高侯官人由進士授御史正統四年出按貴州時麓川盡叛道路梗塞靖遠伯王驥等自麓川還師無紀律苗賊襲其後官軍大敗由是賊勢益熾鎬率孤軍赴平越遇賊失利幾死夜跳身入城賊遂圍之議者欲棄城出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密疏置

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于朝且劾驥等僨師狀景
帝為改命保定伯梁珤等合四川湖廣軍救之圍始
解時城被圍已九月食盡掘草根煑弩鎧而食之死
者相枕籍然城卒全鎬功為多優留按一年久之遷
廣東僉事改浙江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廣東左參
政高肇廉三府負海多盜鎬討平之再遷廣西左布
政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歷吏部左
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戶部尚書鎬有才識敏吏事
時論稱之致仕道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為黟縣知縣

有患政擢御史疏陳時弊八事父艱歸景帝即位詔
科道憂居者悉起復拱辰至婁疏請簡將帥修德弭
災多見採納出為貴州左參政行部按莊衛至白水
堡犵狫頭目沈時保素梗化至是出謁大言所部多
豪惡願得一號令為約束拱辰屬聲叱之曰但斬爾
頭藉爾財此即號令也時保股栗不敢仰視衆為請
命乃已還以告總兵官方瑛遣將往禽之一方遂寧
邊赤水衛女土官奢貴驕悍戒戢之至畢節平宣慰
龍富亂威行邊徼毋憂去巡按御史伍會星追劾其
受賕事下浙江按臣執訊事白調廣東歷廣西四川

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改南京兵部侍郎時儲位久虛與尚書崔恭等疏請冊立言甚激切復改南京左副都御史總理糧儲二十年就進工部尚書節財省事人皆便之久之以年至乞歸拱辰歷官務興民利性恭儉仕宦五十年非大節慶不衣緋繡非賓祭無兼饌先世室廬無所增飾弘治中巡按御史陳銓言拱辰退守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異禮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正德初年九十遣行人存問賚綵幣羊酒加賜廩隸又三年卒贈太子少

傳謚莊懿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嘗督天津諸衛軍秣草奏減新增額三十五萬束蘇松諸府改折銀為豪猾所侵者七十餘萬兩俊奉命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為能俾典諸曹章奏歷郎中天順五年兩廣用兵俊督餉時州縣殘破帑藏殫虛俊多方區畫弛鹽商越境禁令引加米二斗軍以無乏母喪不聽歸明年寇平始還初俊為主事奔父喪賻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將吏醵金為賻亦不納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

拜戶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屬四方災傷邊鎮悉芻餉奏請還至俊計度裁決曲析咸當尚書楊鼎深倚之六年京師大饑先後發太倉粟八十萬石平糶石為值六錢豪猾乘時射利俊請糶以升斗為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尋議用兵河套勅俊馳赴河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規畫芻餉發帑金二十萬助之俊以邊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于內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還朝進俸一級歷吏部左右侍郎三品九載滿拜南京戶部尚書十五年改兵部參贊機務處是參贊之

任不壽屬兵部自薛遠後總以俊遂為定制久之俊統政吏部二十一年星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如曲藝邪術傳奉得官南京龍江大勝椎關內侍各增六七人皇城諸門至十餘人內府九庫庫至十三四人兩京私剏寺觀視舊數倍咸請賜額中官梁方乞淮鹽五萬引令私人乘傳橫支州縣大擾妖僧繼曉以蠱惑拜國師員外郎林俊直言貶秩皆極論及之帝多採用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賜勅馳傳還卒謚康懿俊屬清節持端嚴雖貴服御如寒士歷官兩都誠心體國識大體

負德望稱一時名臣

論曰天順間李賢柄政帝每進退大臣必與商略以故六卿濟濟備一時之選成化中季事勢浸殊矣然三事大夫恪恭其職者兩都多有自陸王石下得十有二人不可以無紀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

程信　子敏政　白圭　子鉞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阮勤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其先洪武中謫戍河間因家焉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帝嗣位薦起除名少卿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與王通楊善同督軍守禦賊退上言兵備五事景泰元年奉使四川還請賑畿輔饑民優河間府學官生徒因用兵罷遣者皆報可進左給事中明年以天變上中興固本十事首以敬天為言請帝敦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三

年出為山東右叅政督餉遼東巡撫冦深奏盗粮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鈞考信立取碎之曰彼真盗耶死固當余何為此斛納人于死深由是不悅尋以憂去六年起故官四川理松潘餉偕侍郎羅綺破黑虎諸寨番賊天順初錄景泰間進言者信時入賀擢太僕卿時京衛馬多耗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等庇諸武臣言於帝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令人知若改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而馬不給誰任其咎事乃止明年改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董山

潛謁朝鮮王受中樞院使制信廉得其潮鮮奏請先
發以伐其謀帝遣使詰之匿不肯承使者示之制辭
骨驚愕乞貢馬謝罪謀遂解三年僉事胡彬發都指
揮聶霖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指揮門達言信
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信疏辯而寇深方掌都察院
修前郤遂劾信不輸罪徵下詔獄謫降南京太僕少
卿五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久之以母憂歸成化元年起
復淮兵部辭疏不許尋轉左時四川戎縣山都掌蠻
數叛三年攻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
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劉恒為監督而進信尚書

提督軍務信等祗承宷分遣並進所向克捷及封爵九姓土獠積年巨寇皆盡帝悅降璽書嘉勞語詳瑾傳錄功進兼大理寺卿與句圭同涖兵部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信志欲有為而沮于圭不得逞六年春旱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語多侵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應城伯孫繼先有罪下信等治或欲寬之信不可繼先坐免黨與皆遣戍八年星變與文武大臣合疏陳十餘事帝多採納惟請召還給事中王徽等罪案行十一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性豪放

强愎好勝所至與人忤然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許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戮一人曰刑賞人主大柄不得已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誼在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守備重臣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職也論者韙之予敏政字克勤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學士李賢彭時呂原中允劉珝成就之講授賢尤愛重之以女妻焉成化二年舉進士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宮是時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

純稱陳音各為一時雅孝宗嗣位以宮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其儕偶又頗嗜進取以此為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災奏敏政帷簿不修請罷免塞天變因勒致仕五年錦衣千戶葉通訴敏政及左庶子張昇侍講學士焦芳皆以文學氣節為當路所不容宜還其職詔復起之尋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母喪除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入內閣典誥勑有言其交通李廣者帝不問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皆與敏政有素齎作文適與

獄題令給事中筆昶遂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而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於是敏政昶經寅俱下獄及置對敏政不服乃坐經嘗贄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然爲吏敏政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時盛暑敏政出獄四日憤恚發癰卒或言敏政之獄由傅瀚欲奪其位故令昶上奏事秘莫能明也敏政後贈禮部尚書

向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揮對兀良哈有功出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部檄翔

州課鈔益三分之二圭疏爭復三十取一之舊[illegible][illegible]陷土木圭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陝西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劫處州協諸將平之歲饑奏蠲其賦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干把豬等聚衆僭號攻劫都勻諸處詔南和侯方瑛討之進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軍務圭以各種諸夷為東苗羽翼先分兵勦之破百四十七砦遂會兵青崖連戰復寨四百七十餘砦干把豬勢促退據六美山諸將乘勝破禽之是役也斬首獲生至一萬八千有奇諸苗震懾圭師而還尋以湖廣災就命圭巡撫將勑督造

戮殲甚急衆議賊材於天圭不可靖於楚王以袖分
木代之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孛來寇寧夏圭與都
御史王竑分兵趣邊圭還賊固原川擊敗之竑亦敗
賊紅崖子川詔書褒美還進工部尚書成化元年荊
襄賊劉通等作亂敕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都督喜
信鮑政為左右參將中官唐慎林貴奉監之而以圭
提督軍務發京軍及諸道兵會討通河南西華人縣
門有狻猊重千斤通隻手舉之號千斤劉正統中偶
妖言潛之房縣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號石和尚者
聚黨肆剽掠通遣于聰約龍舉事招集流民衆至四

萬遂僞稱漢王改元德勝勢甚張明年三月崇等軍
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俘斬千三百有奇乘勝通其巢
通懼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
市與其黨苟龍軍合閏月官軍敗賊於雁坪追至古
路山斬僞太子聰及其黨苟虎等百餘人賊退保後
巖山據險拒守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合攻圭往來
督戰甚力士皆攀緣蟻附而上呼聲震山谷賊遂大
敗禽通及其衆二千五百餘人斬首如之獲賊子女
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瓏與其黨劉
長子等逸去轉掠四川連陷巫山太昌圭等分兵截

之賊數敗勢窮劉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圭因奏善後事宜悉報可遭父喪命歸葬畢卽復視事圭因辭不許明年錄功加太子少保贈俸一級尋改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六年圭以四方災傷而畿輔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久不置巡撫官請遣大臣巡視問民疾苦旌廉黜貪以弭禍變帝稱善命圭偕吏部推舉遂舉侍郎原傑等以聞帝卽遣之時阿羅出等駐牧河套陝西數被寇軍民災困圭言此由鎮巡官偷肆宜按治於是延綏巡撫王銳鎮守太監秦剛總兵官房能俱獲罪圭又議大舉搜河套乃發京兵

及他鎮兵合十萬乇延緩而以輸餉責河南山西陝西民不給則預征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而前後所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皆畏怯不任戰卒以無功議者病焉九年丁繼母憂奪情如初辭不答明年卒官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圭有器局歷官中外多勞勣性簡重公退即閉閤卧請謁皆不得通故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有中貴欲以事屬不遂令邏卒偵察圭聞召曹郎令戒飭群吏而已終不納其請在青州時有憤中官虐欲剚之者候入圭所圭覺執問之其大驚曰乃我公耶即自刎不殊仆於地圭呼燭起視

傳以善藥遣之人服其量次子鉞字秉德進士及第
授編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鉞習閣典故以詞
翰見稱為尚書時值劉瑾用事雖不能抗然亦不失
節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從英宗陷北庭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
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
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携男女數百剽村落忠
戒諸將曰賊無携家理勿妄殺已獲俘訊之果良民
檄掠者盡釋之明年從征瀧水猺有功增俸一秩天

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歲饑發廩不待報毋憂歸部民千餘人詣闕乞留詔起復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忠言羌志在刼掠而已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率降其衆而還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為開龍首渠三十里又疏鄭白二渠以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民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忠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退遜無一人當前者雖云才怯亦由委任輕致然今大將無生殺之權而敵能致其死命士卒畏敵而不畏

將卒畏敵故每戰無功苟假之威柄嚴退怯之誅使曉然知進則可生退則必死豈有冒必死而不求生于一戰者哉至廟堂舉將才已踰一年不聞有一人應詔者豈猶無嫺習騎射慓勇絕倫者哉獨於陳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求其善答策者百不能一二奈何以責之武人耶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常竟不能用毛里孩寇延綏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忠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勅忠提督軍務忠奏趨延綏而寇獲陷開州深入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滿都與部再劾忠帝將宥之搜套之師亦不出又明

畢吞理睦書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把
丹為元萬戶國初授千戶所部七百人散處開城諸
縣耕收仍其故俗無科徭俊獷悍無賴聚衆七盤山
行劫監司遣其侄指揮璘捕之俊遂殺其從者叔璘
與叛自稱招賢王有衆數千都指揮邢端等遇之敗
續為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太監劉祥總兵官都
督劉玉率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
陳价等發寧夏兵三萬進討復大敗初賊無兵甲持
棘挺鬭既連敗官軍多得軍械衆至二萬聲益張關
陝震動朝議欲益兵忠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

及以滅賊今秋深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遣軍不能久留益兵不便從之俟關大兵至退保石城忠遂與巡撫馬文昇分軍七道入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賊失級幾破之而先忠忽中流矢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懼而止玉亦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于台斗或言占在秦分不祥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出兵擾其城下且焚其薪草賊馬死殆盡文升又絕其汲道賊益窘詐乞降邀總督相見忠偕劉玉二騎赴之呼俊琦語良久

賊精卒數百逵城外又邀凫延撫文升從數十騎往叱散其卒賊訴冤忠等折之令逵降賊省羅拜遂直前扶琦以歸俊氣沮還堅壁不出城外濠深且十丈不可渡時天寒恐冰合而北冦入犯賊突圍出與之聯勢忠益大乃用文升計縛木橋置諸濠人負土囊填之進逼其城賊惴懼多出降者俊心腹楊虎貍夜出汲被禽將斬伏地乞効死俊初專守城不親臨戰忠乃賜虎貍金鈎纓遣之使誘俊出戰已而俊果出官軍佯北誘之來追伏兵禽馬石城賊盡潰追而殲之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忠在行間大小三百餘戰

每戰親當矢石不少退又升勸忠持重忠慨然曰受命討賊久無成功死固甘心衆咸嘆服石城者卽唐吐蕃石堡城舊稱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山上有石砦四面峭壁削立中鑿五石井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狡賊得據之爲亂至是夷其險阻鑿石紀功而還積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增設一衛留兵戍之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六年畿輔大水忠奉命大發廩賑貧府縣積粟多者令減價糶之又奏停諸府徵馬饑民獲濟初白圭旣平劉通而流民屯聚如故通黨李原復糾衆作亂僞稱平王與王

洪王彪等肆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至襄陽見流民附賊且百萬非兵威不能散遣而兵力甚弱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未至先分軍列山口要害多設旌旗鉦鼓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流民扶老攜幼出山晝夜不絕明年三月降者已四十餘萬彪亦就擒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因說信曰一招而賊瓦解如是我輩何功欲沮敗其事遂縱流言圭信之謂土兵宜毋調忠疏爭之且劾綬罪帝為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四月兵大集合二十五萬分

八道逼之流民降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遏之于竹山永泰兩溪漲平渡截擊之賊相枕藉溺溪中死遂禽原洪忠等復移軍竹山捕搜餘孽復招出流民四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忠乃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於是民有洪武中占籍者有司槩兵威一切驅逼不前即草薙之僵仆滿山谷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棄屍江邊給事中梁璟因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著籍參駁忠所上功次前後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

史廕子校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
臣斬俘皆首惡今諸臣皆言良家子不知前屢奏捐
瘢者爲誰且圭亦嘗身任其事矣濫殺至數十萬人
今日之舉又圭之道也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
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
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忠優列上善後十事
悉允行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十年拜刑部尚
書明年代圭爲兵部時汪直開西廠恣橫忠亦屢遭
辱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具疏劾直忠亦偕九
卿劾之奏留中尚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

旋直以吳綬為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構疾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受司禮太監黃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使給事中鄂鍠御史馮貫等亦交章劾忠謝遣其子經及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十三人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直者竟斥為民賜興震等亦得罪朝野皆不平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強直不阿敏于政事數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

參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年二十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見稱出巡河道東昌通判傅寬為副使王裕所黜訐裕受賍下雍及巡按御史計澄治之澄與裕同鄉寄薦裕柔雍未至先按問白裕無罪雍懇劾之兩人皆下詔獄澄坐謫官裕落職已巡按江西陣屬風發辯疑獄鋤奸豪糾黜貪墨吏五十人參廬陵泰和歲饑盜起設伏捕誅之巡撫侍郎楊寧見擻旬失曰韓御史年少而老于吏雖百寧何可當由是益得發舒鄧茂七反巡按福建御史汪澄牒

隣境會討俄以賊議降止兵勿進雍曰賊多詐果降
退師未晚也趣進兵賊果復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
益服雍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居半歲大學士陳循
薦為右僉都御史代寧巡撫江西明年吉安諸府旱
永新地裂雍撫循軍民蠲除粮税既而安福亦地裂
雍引罪乞罷不許七年南昌等十府大旱復請免秋
粮二百三十二萬餘石以宋文天祥謝枋得未有謚
請于朝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時雍年甫及三十
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為後法天順初罷天
下巡撫官改雍山西副使寧王劾其擅乘肩輿諸事

下獄尋官二年起大理少卿尋復為右僉都御史佐冠深理院事深剛愎用法深獨心敬瑄因二人有冤狀瑄强深鞫之脫其死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書邀亨飯直所用朋黨律論死瑄言律重朋黨者謂阿比亂朝政也今以一飯當之豈律意哉且亨盛時大臣同有朝夕趨門為宴會歡洽者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深嘆服出之遭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召見文華殿勞而遣之瑄悉心振刷邊備大飭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歷浙江左參政時廣西猺獞為冠流剽至廣

東殘破府縣路遍道路斷絕村落丘墟廣州城門晝閉巡按御史王朝遠告急成化元年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為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封之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者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丘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貲畜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至是諸將多主其說請令游擊將軍和勇率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賊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

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今賊據大藤峽而以修仁荔浦為羽翼計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大軍直擣其巢勢無不克巢既傾餘自迎刃解耳何煩追逐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等遂倍道馳全州遇陽洞苗賊掠興安進擊破之軍聲大震既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于軍將士股栗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城蕩進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亦言峽天險不可攻宜以

討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困之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曰小民苦賊久矣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錯愕既縛而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乃悉支解剔腸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曰韓公真天神也雍下令分總兵官歐信等兵為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都指揮白全等兵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二軍從水路入而別遣裨將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于

桂州横石塘而立柵山南多置滾木礌石鏢槍藥弩以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齊進號令嚴明將士無不湧躍遂擁團牌登山鏖戰連破石門林洞沙田古營諸巢縱火焚其廬舍積聚賊皆奔潰於是伐木開道直抵横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猿拒雍等設計誘賊發矢石度且盡躬督諸軍緣木扳藤而上别遣壯士從間道直上山頂舉砲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擒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衆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横亘兩崖間雍乃斧

斷之名為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欝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勅嘉勞召雍等還進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餽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梧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恩潯州賓州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頻罹兵鋒銳皆應時破殄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

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
匝月未决以此賊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
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巡撫而
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雍遣叅將張壽游擊馮
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獞出掠州縣
者皆摧破之蠻兵素憚雍威名寇盜益希九年柳潯
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兵賊突
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
素憾雍柳已困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
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宜副使張徽

鄭雍素輕己遂共醞釀成其罪謀還奏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開爽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每戰奮躬親矢石不目瞬他日與僚屬論兵轅門提俘入雍手斬數人探心腦啖之至盡見者莫不失色雍談笑自若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衛詳密稗將以下綑押無所假貸即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惟疾惡太嚴誅戮過差又擇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然為中官齮齕以罷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德雍功尤惜其去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

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戶雍
以授其弟睦至是録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
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五年冬上言光祿供億官吏
膳夫侵盜不貲寺觀齋醮所費無紀僧道賞賚動以
萬計一醮既竣主之者或遂至富此何可不節也不
然倘國家意外有急豈修齋誦經所能免哉帝頗納
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爲西安知府歳
饑發廩十萬石賑貸復區畫償之官不損而民濟感
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凡十人而子俊爲首

都御史林聰薦為陝西右參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浙江布政司甫半歲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王銳為巡撫請沿邊築墻堡為久遠計工未興而銳罷至是子俊復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以故賊屢來犯獲邊人為導知河套所在入屯畜牧自此寇顧居內我反屯外宿留重兵所費鉅萬猶未寧甚莫若于沿邊築墻置立堡砦令舊界石所在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成邊墻於計為便兵部尚書白圭以陝西民困奏緩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先後與朱

承許寧舉賊之是時賊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因征套延綏屯士馬八萬芻茭之供遠煩內地若今冬賊不北去又須備來歲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不過六斗草不過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思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令事寧舉行請于明年春夏賊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疏至兵部猶持前議阻之帝不從命子俊遂舉子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

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時賊以搗巢故遠徙不敢
獲居套內地稍息于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
營西起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或鑿崖築牆掘
塹其下連續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為巡警之
所又于崖砦空處築牆垣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
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
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軍
屯墾歲得糧六萬石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
以母老乞歸帝方任子俊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
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每輕騎入掠此鎮

兵覺而追之已不及故往往得利去自予後從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械具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明年移巡撫陝西先是于後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于城西北闢渠洩水使經漢古城達于渭公私益便號為余公渠又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圮者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邇戍本土十三年岷州果林羌為寇于後潛師直抵

其所倚山設伏羗覺而遁伏兵起追之羗大潰斬首
一百七十璽書獎勞召為兵部尚書奏上申明條例
十事又剌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
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掌地鼓搆請于朝于俊言不
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言播州苗賊竊發
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于俊曰
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遼東
巡撫陳鉞掩殺貢夷于俊極論其罪鉞懼諂事汪直
請發兵征建州于俊復持不可帝不從竟遣直往俊
鉞為御史強珍所劾于俊助珍言鉞屢犯死罪不宜

再繼帝方以直故獨鉞置不罪而鉞多方搆子俊于
直必欲害之子俊亦自危會母憂歸乃得免初子俊
之築邊墻也或疑沙土易傾賊騎長驅墻未必可恃
至十八年賊擁衆入犯諸將許寧等逐之賊扼于墻
塹散潰不得出遂至大敗由是邊人益思子俊功服
闋召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採納未幾復出行邊先是子俊
巡歷宣大以延綏邊墻獲利請以其法行之兩鎮因
歲歉而止至是銳氣欲行之言東起四海冶西抵黃

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覩其事由是謗議紛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無何延綏鎮守中官韋敬凌侮巡撫呂雲總兵官岳嵩日搆私怨子俊恐誤邊計請調之帝爲調敬于寧夏敬怨遣使賄其同類譖子俊假修邊多所侵耗帝疑之會子俊上兩番軍費數帝遂詰責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祥往勘

敬又劾予俊以私憤調副総兵周璽総兵周璽以私恩保舉総兵岳嵩帝下兵部核状侍郎阮勤等具列咸案言事非由於俊帝怒責讓勤等命謙等并按問而戶科都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復交章議予俊當是時中朝多欲傾予俊者于俊危甚賴謙等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故然為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予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弘治元年疏陳

四事忌又上建儲二事帝多允行后父張巒封壽寧伯子俊以封爵太驟上疏爭之報聞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況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為自全計耶故榆林始事怨讟紛起子俊持之愈堅竟以成功為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賓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蔭子移以廕弟子襄後襄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賓既武蔭為錦衣千戶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勳承業皆進士承

前翰林修撰承事雲南僉事阮勤字必成本交趾人

其父內徙占籍長于勤登景泰甲進士歷台州知府

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嘗

築墩臺十四所治堰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

四十餘萬石民甚賴之入為侍郎調南京刑部鑾邦

人著聲中國者勤為最

論曰明自正統以來戎馬外訌猺獞內煽紛然多事

矣且苗頑獷得出沒箐篁崖壑間叛服靡常訖無寧

歲之數臣者人也効心皆出也奏膚功詩所稱顯允

方叔文武吉甫斯其人與然幸臣宦豎撓挂從而斷

戡之即功成之〻謗橫生黑白顛倒勞臣義士每扼腕而長歎聖人有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